

逢场，这一扎根农村的周期性商贸符号，曾因“逢场作戏”的贬义联想新被“赶集”替代。于我而言，“逢场”二字却镌刻着家乡年最浓的印记，也映照着公路交通发展的轨迹。

我的老家位于秦岭山区的柞水县曹坪镇，山高谷深，平日群山环绕透着几分寂寥，唯有每月“逢场日”才添些人气儿。一过腊八，十里八乡的乡亲们挎着背篓踏着山路赶来，将狭窄的街道挤得水泄不通，山里的寂静便被喧闹取代。熟人间的寒暄、小吃摊的吆喝此起彼伏，用竹竿挑着一整挂手工纸灯笼的老师傅，后面总有一群孩子追逐打闹，这便是山里人最隆重的年节序曲，一年的辛勤劳作圆满收尾。

我的“逢场”记忆，从进入镇里的那辆班车开始。震天响的喇叭声里，司机总能像热刀切黄油般，在拥挤的人潮中挤出一条通路，贴着人群缓缓前行，多年来竟从未出过半点差错。外公家在镇子下街头，舅舅和舅妈做了点小生意，每逢腊月，一场年终商战不可避免，这时全家便忙得脚不沾地，连我这半大孩子也成了战场小兵。

12岁那年，舅妈在街道占了四个摊位，我负责守在上街头摊上，背熟了价目表后，城里长大的我竟毫不怯场，在老乡面前侃侃而谈。那时的乡亲日子过得拮据，质朴得让人心疼。一个老太太没见过山外的莲藕，问我萝卜空心了全是洞咋还卖？对这种没见过世



文／图 宋恺

面的乡巴佬，我偷乐嘲笑，现在想来仍觉愧疚。那时交通闭塞、信息不畅，没走出过大山要被一个孩子嘲笑。还有一对老夫妻，想买条草鱼过年，坦言从未见过这么大的鱼，不知该如何烹饪。我唾沫横飞细数吃鱼的好处，讲“年年有余”的吉祥话，指导鱼的做法。商量许久，老汉才在老伴的央求下，从怀里贴身的红塑料袋掏出一把五毛、一块的零钱，我心



里突然一阵酸涩。彼时的我全然不懂山里人的窘迫，以为人人都能吃上大鱼，“何不食肉糜”的无知想来只觉惭愧。

还有一对父女让我难忘。满脸风霜的中年男人背着破旧的帆布包，身后一个衣衫破烂约莫八九岁的小娃娃紧紧拉着他的衣角，在我的糖果摊前徘徊许久，反复询问各类糖果的价钱。我兴致勃勃地推荐酒心糖，打趣

说：“媳妇儿不让喝酒，吃颗酒心糖也能过过酒瘾。”男人对我的推荐兴致不大，却怜爱地摸摸女儿的头，拘谨地称了一斤水果糖。付钱时，小娃娃怯怯地从糖袋子里抓出一大把放回原位，指着酒心糖小声对我说“给我爷（yá 音，方言父亲）换几颗”，说完局促地抠着指头。见状我抓了五六颗酒心糖塞进袋子，男人的脸瞬间红了，伸手就要把糖换回来。我连忙把袋子往娃娃怀里一推：“行了行了，过年嘛，图个喜庆，拿去吧。”酒心糖虽贵，但这单生意我并未吃亏，大叔却对我这个12岁的娃娃连连道谢。他们转身离开后，我看到男人剥开一颗水果糖递给小娃娃，娃娃也剥开一颗酒心糖勾着男人的脖子喂到爹嘴里，这幅画面消失在喧闹拥挤的人群里，却一直留在我心底。长大后想起来，那对父女间的默契恰似《麦琪的礼物》清贫中的温情。

如今我已人到中年，在公路行业工作十余年，回望过往，春节卖货的记忆与公路建设的历程渐渐交织：当年蜿蜒崎岖的山区公路，早已拓宽硬化；昔日三个多小时的颠簸车程，现在只需一小时便能抵达；曾经山里人“逢场”跋山涉水、肩扛手提步行数小时，如今坐在家中就能享用五湖四海的快递商品。老家“逢场”早已不复当年模样，但那份温暖与期盼，连同公路延伸的希望与繁荣，一同构成了我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。

（作者供职于柞水公路段）



# 洋县年：乡愁与牵挂

文／孟庆林

咱老家在秦岭南麓的洋县，就是那个出朱鹮的地方。一到腊月，空气中就飘着年的味道，不浓不淡，却让人心里发暖。说实话，在外漂久了，最惦记的，就是洋县这从腊月到正月的年，没有啥华丽的讲究，全是朴实的烟火气和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。

洋县的年，打进入腊月，家家户户就忙起来了，一天比一天热闹，一天比一天有盼头。腊月初等大事便是扫尘和备年货。长辈总念叨，扫尘得从屋里往门外扫，把一年的灰尘和晦气都赶出去。扫完尘，华阳古镇的年货街就挤得水泄不通。腊肉是必备的，农户自家熏的土猪肉油光锃亮，挂在摊子上，老远就能闻到一股咸香；还有土蜂蜜、黑木耳、香菇这些秦岭山珍都是纯天然的，自己吃或走亲戚送礼，特有面子。街上还有卖春联、福字的，卖糖果、瓜子的，吆喝声、讨价还价声混在一起，才是年该有的样子。

最让我念想的是腊月二十六蒸的枣糕馍。这是老洋县传下的祈福吃食，寓意“终生不老”。用谢村黄酒发酵的白面，加红枣、香油和白糖揉搓成弧形，镶上碎枣、点上红梅印，蒸好后外酥内软，带着淡淡的酒香，凉了烤一烤更是绝味。还有菜豆腐，黄豆磨浆后，用当地浆水菜汤汁点制，配上油泼的菜豆腐辣子，是过年餐桌上离不开的爽口滋味。

腊月三十最是忙碌热闹。清晨，家家户户贴春联、贴门神，先贴横批，再贴左右联，上联居右、下联居左，半点不能错；大门上的秦琼、尉迟恭画像，拓佑家门平安，添足了年味。下午，一家人带着香烛供品祭祖上坟，在先人墓前诉说光景、祈福感恩，这是洋县年里最庄重的环节。祭祖归来，年夜饭摆满餐桌，腊肉、鱼、菜豆腐、枣糕馍一样不少，鱼要留到第二年，图“年年有余”的好彩头，一家人围坐畅谈，笑声里满是幸福。

吃完年夜饭便是守岁。小时候，我熬不住深更半夜，奶奶总会提前给我包好红包哄我入睡，念叨着守岁能保一家人平安。大人们围坐在火塘边聊着收成，守到凌晨十二点，鞭炮烟花便响彻全村，辞旧迎新啦。如今常常因工作无法回家，守岁夜身着工装，看着手机里家人发来的烟花视频，听着电话那头的欢声笑语，心里既有值守的责任，也有无法团聚的遗憾。

大年初一有不少老规矩，不能早起、不扫地不倒水，怕把福气赶走。起床穿新衣服，给长辈拜年领压岁钱，嘴里说着吉祥话，长辈的笑容里满是慈爱。咬一口香甜的枣糕馍，祈愿这一年顺利利。大年初五“扫五穷”，是咱洋县特有的民俗，寄托着法邪避灾、祈福纳祥的心愿。有人装扮成灵官、孙悟空、哪吒等各路神明模样，穿彩衣、持兵器法器，敲锣打鼓在村里巡游。快到农户家时，他们会在百米开外，跟着急促的鼓点快步跑进农户家的堂屋，挥舞手中的兵器法器，为主户祈福驱邪，全程一言不发。主人家则会满心欢喜地放一挂鞭炮，还会给予相应的报酬以表谢意。小时候总追着巡游的队伍跑，看他们威风凛凛的装扮，听着震天的锣鼓响。

最震撼的要数正月十五的悬台社火，这一国家级非遗项目距今已有近300年历史。铁架搭起六七层高的台子，孩子们装扮成《三国》《封神》里的人物，凌空站在台上，做出各种动作演绎经典故事，惊险又精彩，像一座流动的民间艺术博物馆。台下人山人海，掌声、欢呼声、锣鼓声混在一起，整个洋县都沸腾了，这是洋县年最高潮的场面。

夜幕降临，汉江畔挤满了放河灯的人。手作的河灯小心翼翼地放进江中，一盏盏像星星一样照亮江面，载着大家的心愿顺流而下。这习俗延续千年，展现了《荆楚岁时记》“燃灯照幽冥”的古意，也藏着洋县人对未来的向往。在蔡伦墓祠里，我穿上汉服，在祈福绸带上写下“家人安康”，那一刻，仿佛触摸到千年文脉与智慧。

直到正月十六，社火落幕，河灯飘远，洋县的年才算真正收尾。生活里的温情与老民俗的厚重，不管走多远，老家的年都是刻在骨子里的乡愁与牵挂。

（作者供职于西汉分公司）

# 心回吴堡

文 / 图 宋鹏宇

腊月二十八，年关将近。在西安度过十八个春秋，早已习惯这里的生活，可每到年关，乡愁便阵阵袭来。心里念的、盼的，全是记忆里榆林吴堡那浓得化不开的年味儿。

浓浓的年味儿，在那扫窑洞的灰土里。年前大扫除是一年中最初底的。毛毡、席子被卷到院里吊打，我抢着当“打手”，抡起棍子敲得灰土飞扬，自己也成了灰头土脸。撕旧窗纸是我最爱的“破坏”，东扯西拉，把门窗撕成马蜂窝，后续的麻烦则留给大人。刷上自制浆糊，贴上崭新麻纸，窑洞渐渐亮堂起来。洗衣机轰隆，灯火通明，全家在忙碌中迎新年。

浓浓的年味儿，在那炸丸子的油锅里。那时油肉金贵，过年才舍得炼猪油、炸丸子。我爱看大人炼油，白花花猪油的锅在锅里化开，炼成清亮的油渣，剩下酥香的油渣，趁热吃格外解馋。炸丸子更是技术活：绞肉、配料、调味，再从虎口挤出丸子下锅。丸子披上焦黄外壳，外酥里嫩，香气扑鼻。我总是守在锅边，等着那一口刚出锅的鲜香。

浓浓的年味儿，在那震天响的鞭炮里。过年少不了鞭炮声。一进腊月，我就考察街边炮摊，琢磨着买哪些鞭炮、花炮。鞭炮要算好日子，从三十放到十五；花炮则五花八门——魔术弹、彩珠筒、满堂红……燃起来火树银花，照亮童年的夜晚。我胆小，后来学会用包装纸引燃鞭炮，不必硬着头皮上前。放炮练胆，更练谋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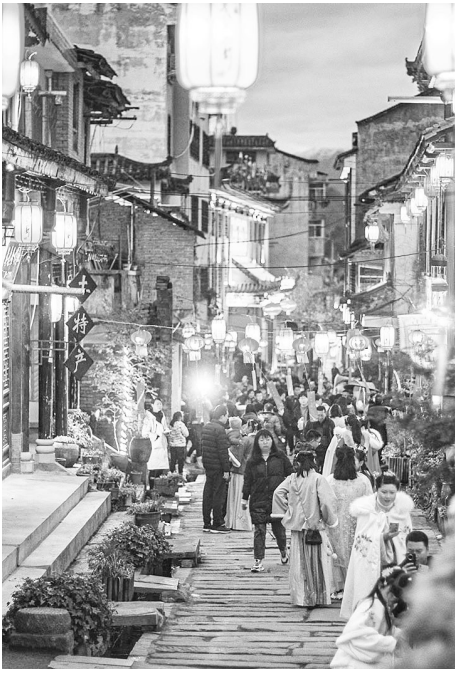
浓浓的年味儿，在那守岁的电视里。春晚是除夕必不可少的“年夜饭”。我家第一台电视是14寸海燕彩电，只能收中央一台。全家早早围坐，目不转睛看倪萍、赵忠祥主持，陈佩斯、赵丽蓉演小品，李谷一唱《难忘今宵》。后来，窑洞变楼房，电视变液晶，信号变4K，守在电视前的人和团圆的期待却从未改变。

浓浓的年味儿，在那压枕头的花花里。陕北有过年蒸“花花”“兔兔”的习俗。白面捏成花和兔，嵌上红枣，蒸熟后点上红点。年三十晚上，它们被成对压在枕下，伴着压岁钱，寓意孩子健康平安。初一醒来，先摸枕头吃“花花”，讨个开年好彩头。

浓浓的年味儿，在那羊肉馅的扁食里。扁食，即饺子，初一早晨必吃。羊肉胡萝卜馅，里面随机包入硬币，称为“银元元”。孩子们抢着吃，谁先吃出硬币谁有福。我总是吃得快，常拔头筹；妹妹着急，父亲便悄悄“帮忙”，让每个人都能尝到好运。

过去的吴堡年，还有扭秧歌、跳焰火……道不尽的热闹。那浓浓年味儿，陪伴我十九年的成长，至今记忆犹新。如今在省城过年，物质丰盛，却总觉得少了什么。年近了，人在西安，心早已飞回吴堡。

（作者供职于交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）



我的家乡汉中市留坝县位于秦岭腹地，居民的先辈很多是从川北、湖北等地迁移而来，因此留坝的年俗较之汉中平川县区颇有不同。

随着时代的变迁，留坝的年虽然趋向简约、务实，但是老祖宗留下的传统和规矩却还保留下来，只不过流程变得简单些罢了。

要说年味，从腊月二十三开始便越来越浓了，农村老家尤为明显。那一天，主妇要

# 花馍蒸出靖边年

文 / 张慧慧

榆林靖边腊月二十三这天，灶王爷嘴上刚抹了糖，被封了口，屋里却还亮着灯。小时候，每年这天夜里，母亲盘腿炕上炕，把老酵子掰成小块，用温水化开；父亲把面袋扛上案板，估摸着人头，“咣”地倒出半袋。两人一句话不说，手却配合得娴熟，父亲揉面，母亲往里撒面，案板“咚咚”响，倒是不吵人。

面揉到“三光”——盆光、面光、手光，父亲才住手。母亲拿湿布盖好，再把面盆端到炕头最热的地方，用棉被捂严。夜里零下十几度，怕发不起来，父亲隔两小时就伸手进去摸一把，温度不够就再添一把柴火。

第二天蒙蒙亮，面鼓成个胖娃娃，按下去“噗”地回弹，才算发好。吃过早饭，父亲把面倒在案板上，撒一把干面，继续揉。母亲打下手洗枣、剪花椒叶、找剪刀和筷子。等面揉到不粘手，母亲先揪一大块，擀成圆饼，中间按七颗红枣，边上剪八瓣，这就是

“献岁馍”。再擀一块小的，抹油、撒椒盐，卷成条，切成三段，拧成“谷仓卷”，寓意来年粮满囤。剩下的边角料，母亲随手一搓，压成小鱼，按两颗花椒籽当眼睛，给孩子们当“娃娃馍”。父亲把笼屉一层层码好，锅里水烧开，白汽一冒，屋顶的灯泡都显得模糊。母亲把馍挨个摆进去，中间留空，让蒸汽往上走。二十五分钟后起笼，先不管烫不烫，父亲拿筷子在“献岁馍”顶上点一点红水，就算“点红”。母亲把第一口饼给灶王爷，第二口塞到我嘴里，烫得我直吸溜，她却笑着说：“烫才对，明年会更旺。”

一上午能蒸三锅，晾满一箩筐。等馍凉透，母亲按亲疏远近分篮。正月里，父亲送馍走亲戚，回来时篮里装着回赠的麻花、柿饼、



炉馍，虽然不金贵，却都是自己做的，实在。

如今，天然气代替了柴火，母亲仍把老酵母留到腊月二十三。“灶王爷先尝，娃娃们后吃，这是顺序”，父亲举起手机，把白胖胖的花蒸馍发进家族群，像把一段滚烫的年景递到每个人面前。（作者供职于西禹分公司）

# 奶奶的陕北年

文 / 图 刘燕



我奶奶是陕北米脂七里庙人，小时候，我曾窝在她怀里，听她讲陕北的新年。奶奶说，那时候日子穷，年却过得有滋味。腊月二十三一过，家家户户就忙活开了。男人们扛着扫帚，把窑洞从里到外清扫得干干净净。婆姨们围坐在一起，一边唠着家常，一边剪着窗花，红纸在指尖翻飞，不一会儿，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窗花就诞生了，有吉祥的“福”字、可爱的生肖图案、象征丰收的麦穗和果实。窗花贴在窗户上，窑洞瞬间变得喜庆又温馨。

腊月二十七八，村里最热闹的当属秧歌了。奶奶年轻时是个秧歌好手，“那时候，我们秧歌队的后生和姑娘，天不亮就起来排练。穿着鲜艳的服装，戴着夸张的头饰，手里拿着彩绸、腰鼓，跟着锣鼓的节奏，尽情地扭啊、跳啊。”秧歌表演有“大秧歌”“小秧歌”，还有“跑旱船”“舞龙舞狮”等。锣鼓震天响，彩绸空中飞，把村子搅得热气腾腾，乡亲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观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。

我那时不懂奶奶对家乡那份深情，跟她顶嘴：“老家的年过得这么热闹，那你为啥还要下来到关中呀？”听到这话，奶奶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，眼神变得落寞，她叹了口气说：“孩子，那时候家里穷，你爷身体又不好，为了能让你

们过上好日子，奶奶不得不离开陕北，去关中找活路。”奶奶虽然身在关中，心却一直留在陕北。每年过年，她都会做上一桌陕北美食，有香喷喷的黄馍馍、软糯的油糕、鲜美的羊肉汤，仿佛这样就能拉近与老家的距离。

今年过年，我终于有机会回到陕北老家。刚进村子，就被浓浓的年味包围了。从腊月二十开始，村里组织了秧歌活动。我迫不及待跑到现场，只见秧歌队的演员们穿着崭新的服装，画着喜庆的脸谱，手中的彩绸随着身体的摆动上下翻飞，腰鼓敲得震天响。乡亲们围得水泄不通，一边观看，一边跟着节奏鼓掌、欢呼，像一家人一样庆祝新年。

去年村里还举办了“女客回娘家”活动。大年初二那天，嫁出去的姑娘穿着漂亮的衣服，带着丈夫和孩子，像归巢的鸟儿一样纷纷回到村里。村口早已搭起彩门，乐队奏响欢迎曲，服务队热情地迎接每一位女客。大家一见面就紧紧地拥抱在一起，嘘寒问暖，分享着各自的生活点滴。中午，村里摆了几十桌酒席，大家围坐在一起，吃着丰盛的美食，喝着香醇的美酒，我感受到了陕北人浓郁的邻里情。时光倒流，我回到了奶奶口中那个充满温情和欢乐的陕北年。（作者供职于兴平西收费站）